

长篇小说

第一商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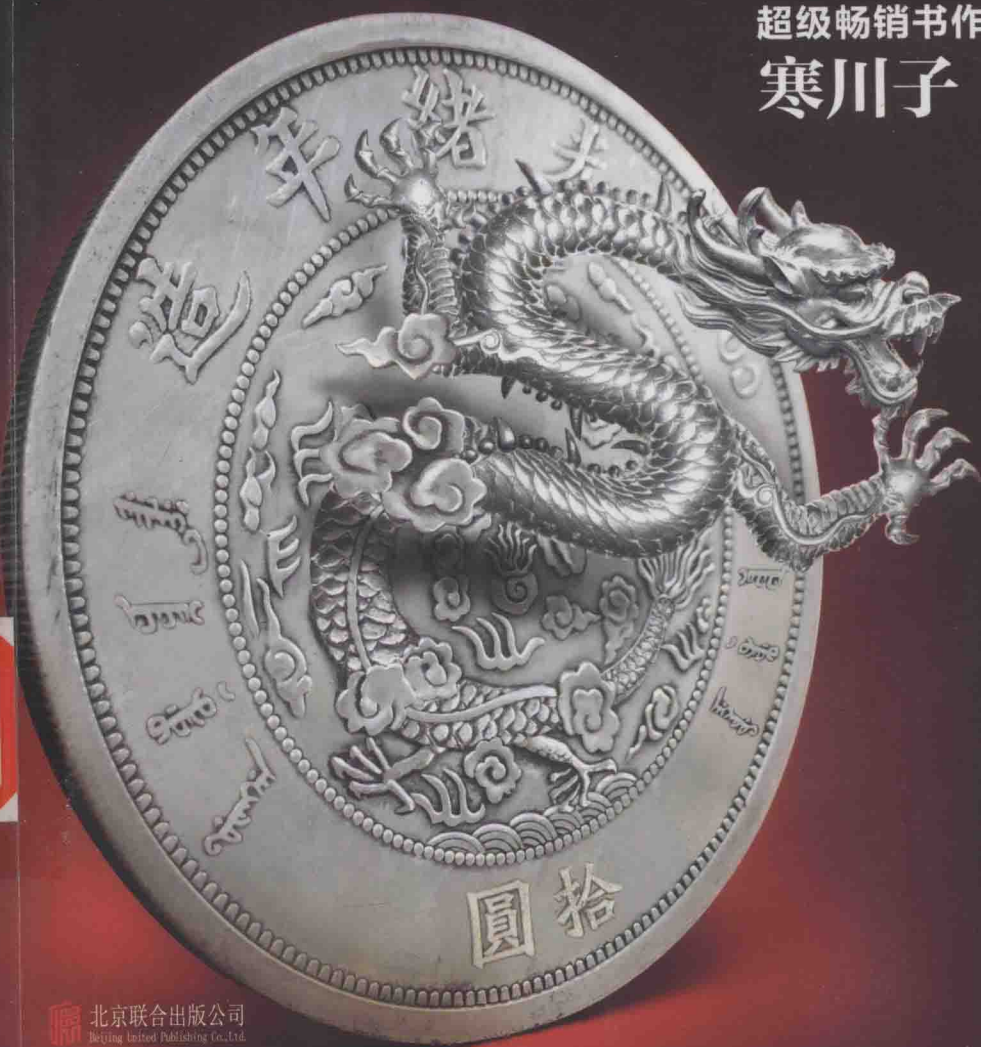
讲述财富与权力“离不开，靠不住”的明暗法则

做多大的生意就会遇到多大的官，财富需要权力来护航，权力也需要财富来运行；权力与财富既互相成就，也互相毁灭。翻开本书，在商人和政客的博弈中抓住政商关系里从未改变的明暗法则。

超级畅销书作家

寒川子 著

政商
经典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第一商会

讲述财富与权力“离不开，靠不住”的明暗法则

做多大的生意就会遇到多大的官，财富需要权力来护航，权力也需要财富来运行；权力与财富既互相成就，也互相毁灭。翻开本书，在商人和政客的博弈中抓住政商关系里从未改变的明暗法则。

超级畅销书作家

寒川子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一商会 / 寒川子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11

ISBN 978-7-5502-2663-0

I. ①第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26178号

第一商会

作者: 寒川子

责任编辑: 孙志文

选题策划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 马伯贤 胡艳艳

封面设计: 唐梦婷 李子琪

版式设计: 吴星火

责任校对: 绳刚 张新元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嘉业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316千字 680毫米×990毫米 1/16 22.2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2663-0

定价: 36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010-85866447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引言

二十世纪之初，确切地说，是1905年的又一个闷热夏夜。

风几乎没有，云遮住太阳，申城里里外外，潮得腻人，空气犹如吸饱水气的海绵，抓一把就能捏出水滴来。大人孩子，即使坐在屋檐下一动不动，周身也会渗出一层黏糊糊的液体，将衣服粘贴在皮上。

坐落在申城老城厢区的沪南钱业公所却是又一番景象。公所外面，如临大敌，清兵荷枪实弹，警察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。公所里面，张灯结彩，靠近后庭园林处的新建戏台上，光影交错，刘关张三英正在紧锣密鼓地大战吕布，枪刀剑戟四般兵器轮番舞将起来，原本宽绰的戏台顿觉小了。

正对戏台的主包厢里，大清工部左侍郎丁承恩正襟端坐，双眼微闭，手拨佛珠，嘴唇微动，似在听戏，又似在咏经。他的旁侧，花枝招展、顾盼皆情的如夫人一手轻挽丁大人手臂，另一手摇动羽扇，不紧不慢地将阵阵微风送入丁大人的官袍。丁大人之侧，是上海道台大人袁树勋，如夫人之侧，是泰记账房车康。四人身后，站着四个膀大腰圆的便衣汉子，毋须多问，他们是丁大人的贴身保镖了。

锣鼓声急，喊杀声密，群英战至酣境，各包厢里的注意力全部凝聚在舞台上，谁也不曾注意到几个黑影正悄无声息地从不同方向缓缓移向

丁大人所在的包厢。两个伺候茶水的也从左右两侧，分别踏上二楼包厢的楼梯。

一个送茶水的走向斜对丁大人的包厢，在一个头戴西式毡帽的富家小姐案前斟上茶水，低声说些什么。小姐没有应声，眼睛瞥向剧院下面正在移动的几个黑影，缓缓端起茶碗。

小姐把茶碗移到面前，掀起碗盖，似在嗅香。

舞台上，锣鼓声更密，喊杀声更紧。小姐冷冷的目光瞥向丁大人，见他依然故我，拨珠念佛。他的包厢里略起动静，似乎是侍奉茶水的敲门求进了。

小姐眯一眼楼下渐渐到位的几道黑影，正要翻转碗盖，斜刺里猛又蹿出一道黑影，静如鬼魅，快如闪电，于眨眼间蹿到正面，轻舒猿臂，在小姐不无惊愕的目光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掷出利器。也几乎是同时，如夫人纵身扑向丁大人，发出“啊”的一声尖叫，扇子落地。

剧场大乱。

刺客如猿猴般跳到一侧，夺路而逃。包厢里的四个护卫，两个护住丁大人，另两个纵身跃下包厢，掏出短枪，朝天啪啪两响，紧追而去。与此同时，富家小姐纵身跳下包厢，与几个黑影疾身冲出。

清兵与警察迅即四下包抄，将沪南钱业公所围个水泄不通。刺客慌急之下迷路，正在冲撞，被富家小姐一把扯住胳膊，引向一处矮房，腾身上房，在七八个黑影掩护下，由屋顶跃至围墙，伺机冲出，隐没在老城厢那错综复杂的巷子里。

刺客在众人裹胁下，七绕八拐，来到黄浦江边，见已安全，正要问个明白，不想却被人反手扭牢，带到富家小姐跟前。

富家小姐瞪他一眼，声音冷酷：“说，什么人？”

刺客意识到不妙，这也豁出去了，甩下头颅，挺胸应道：“老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浙江湖州人陈炯是也！今日既落你等奸贼之手，要杀就杀，何必多话！”

“哟嗬！”富家小姐绕他转一小圈，声音挑起来，“没想到是条硬汉子哩！”猛地揪住陈炯辫子，用力后扯。

陈炯疼得龇牙咧嘴，强力忍住，从牙缝里挤道：“你个黑刹婆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嘿，这还敢骂本小姐哩！”富家小姐伸出另一只手，两指如利爪般扼住陈炯咽喉，憋得他透不过气来，恶狠狠地数落，“你个莽撞鬼，你个搅事精，你坏掉本小姐大事体，本小姐还没跟你算账哩，你倒先骂本小姐哩！看我不掐死你！”狠劲又扼一下，方才松开。

陈炯脸色乌青，连喘几口，看着小姐：“敢……敢问小……小姐，你……你是……”

小姐看向扭住陈炯的壮汉子：“炳祺，讲给这个愣头青！”

“姓陈的！”任炳祺一字一顿，“记清，今晚救你性命的是坐镇上海滩、号令江浙皖的江湖侠女大小姐！”朝他膝弯处一顶，“磕头谢恩吧！”

经这一顶，陈炯膝弯酥软，扑地跪下，就势叩首：“陈炯谢……大小姐救命之恩！”

“好了好了，你这个头本小姐经受不起哩！”大小姐眉头一皱，耸耸肩，摆手，“本小姐救你一命，是念你还算一条汉子！记住，要想活命，这就滚出上海滩去，只走乡间小道，莫走大道！”朝众人努下嘴，率先走了。

呼啦一声，众人紧跟而去，眨眼间，隐没在暗夜里。

陈炯紧追几步，顿住脚，望着他们隐去的方向，拱手，朗声：“大小姐，陈炯记住你了！”

精心策划的一桩惊天大事于瞬间让陈炯搅黄，大小姐不无郁闷地回到自家院子，推开沉重的黑漆院门，却见一缕灯光隐隐地透出中堂门缝。

大小姐显然觉出不妙，关紧院门，轻轻走向堂门，微微推开一道细缝，见两个老者盘腿对坐于罗汉榻上，一个中年道人端坐于榻下蒲团上，各自闭目。一盏铜油灯挂在墙上，火苗在破门而入的微风下摇摇摆摆。大小姐侧身钻进，蹑手蹑脚地溜向闺房，刚迈两步，身后传出一声重重的咳嗽。

是申经世，既是金盆洗手的洪门护剑大爷，又是江浙沪青帮兴字辈师太级老头子江湖上敬称申老爷子。

“老阿公，”大小姐吐下舌头，做个鬼脸，一步一挪地走到申老爷子背后，抱住他脖子，小声嗲道，“介晚了，您老，不不不，您几老这还没入定呀！”

“说，做什么去了？”申老爷子黑起脸色。

“小荔子没做什么呀，这不是……玩去了嘛！”大小姐仍在强撑。

“葛荔，老城厢这都闹翻天了，你还要撒谎？”申老爷子一双老眼逼视过来。

见老爷子叫她大名，且语气严厉，葛荔始知事态严重，声音嗫嚅：“我……我只是去看了一场好戏，有人杀那姓丁的了！”

“胡闹！”申老爷子几乎是在喝斥了。

“老阿公！”葛荔不服，撅嘴犟道，“我哪能就成胡闹了哩？不就是看场小戏么？姓丁的难道不该杀么？姓丁的是李鸿章老贼的狗，李贼双手沾满天国血污，他这死了，逃过一劫，难道就不该让这姓丁的补偿一下吗？姓丁的这为满清鞑子四处蹦跶，东咬西吠，比其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呢，我天国志士，当人人见而诛之！”

“胡闹！”老爷子又是一声。

“你才胡闹哩！”小荔子来劲了，分别指点几人，“你，老阿公，你，阿弥公，还有你，柱叔，你们全都老糊涂了，你们全都苟且偷生，你们全都忘了天国血仇，小荔子……”连跺几脚，小脸血紫，“我瞧不起你们！”

“丫头片子，懂个啥？”申老爷子低斥一句，厉声吩咐，“躺床上睡个好觉，明晨早点起来，耽误老阿公大事体，小心你的屁股！”

“大事体？”葛荔眼珠子连转几转，变过笑脸，凑上来，语气巴结，“老阿公，啥大事体嘞？”

申老爷子嘴巴一撇，闭上眼去。

葛荔看向苍柱，转过来搂住他的脖子，声音柔软：“柱叔？”

“天国叛逆露头了！”苍柱出声。

“哪个？”葛荔的眼珠子又转几转，“天哪，难道会是老七？”

“什么老七？”申老爷子的老眼一下子睁开，半是嗔怪，“是你七阿公！记住，他在鲁家，就是茂升钱庄鲁老板宅上，盯住他！”

“小荔子得令！”葛荔欢快应过，扑扑扑三声，每人额头各印一吻，小鸟一般飞进香闺去了。

重重保护之下竟然受刺，丁大人震怒，责令上海道严查，亲自将如夫人送往英人办的仁济医院。如夫人胸前渗血，当即被送进急救室。丁大人在室外转来转去，焦急地等待。众多陪行人员，尤其是上海道台袁树勋及钱业公所的两大钱庄老板，润丰源查敬轩和善义源彭伟伦，更是诚惶诚恐。事情出在老城厢，且丁大人在钱业公所看戏遇刺，如夫人无论有什么闪失，他们就都吃罪不起。

急救室里却是另一番情景。洋大夫剪开旗袍，惊讶地发现不过是皮外伤，那枚飞镖刚巧插在腋下，被如夫人出于本能反应牢牢夹住，巨大的冲力及利刃伤的只是皮肉，血流不少，却无大碍。洋大夫松下一气，上些药水，连麻醉药也没让打，就着手包扎。

“Doctor，”如夫人问道，“is it serious?（医生，严重吗？）”

“Nonono，”洋大夫连连摇头，“nothing serious, madame, you're lucky enough, for it hurts only in the skin.（一点儿也不严重，夫人，你太幸运了，不过是碰破一点皮。）”

“Doctor，”如夫人小声央求，“I've something to tell you, only you.（医生，我想与你谈谈，只你一人。）”

洋大人摆手，让两个助手退到旁边侧室，看向如夫人。

“I want the wound to be much serious. I will thank you and pay you double fees if you speak to my husband about the heavy wound.（我想让这伤势重一些。如果你对我丈夫讲出这个，我会非常感谢，并付你双倍费用。）”

“why?（为什么？）”洋大夫急了。

“I'm too tired, and I want to have a little rest here.（我

太累了，想在你这里放松一时。）”如夫人给出个笑，显出一脸疲惫的样子。

“I see.（明白了。）”洋大夫也笑了，打出OK手势，麻利地将伤口包扎起来，让助手把她推进一间豪华病房，将带血的飞镖放进托盘，端到外面，用生硬的中文对闻声凑来的丁大人道：“你的夫人伤情重，要住院治疗，这是飞镖，请先生收好！”

众人面面相觑。

丁大人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病房，见如夫人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，绷带缠到胸部，仍旧昏迷不醒，心头一沉，不无伤感地一手轻握她的纤手，一手转动佛珠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念叨片刻，快步出来，见警察局长刚好赶到，劈头问道：“凶手可有消息？”

“回禀大人，查清楚了，凶手姓陈名炯，党人，后晌以杂工名义混入公所，属下已封锁沪上所有城门、码头，全城搜查，同时照会租界巡捕房，让他们协助追捕，大人尽管放心！”警察局长急急应道。

丁大人点头应过，交天道台及众人几句，在众多侍从护卫下，前呼后拥地走出医院。

回到府中，丁大人将自己关进书房，一屁股沉坐于他的紫檀圈椅里，还没喘过气来，就瞥见堆在案头的一大摞材料，两道老眉立时锁成两只弓着身子的蜈蚣。

是的，他没有理由不郁闷。李鸿章仙去之后，作为李中堂的两大门生，袁世凯坐镇天津卫，上海滩自然应该就是他丁某的地盘。然而，由京回来仅只半月，竟就在家门口发生遇刺之事，姓袁的在老佛面前该会如何措辞。连自家门口的事体都理不出头绪，老佛爷又作何想？

更郁闷的是这趟差事。日、俄为争夺东北三省制权在中国领地上大打出手，日方胜出，支持日本的英人趁势照会清廷，依据《辛丑各国条约》第十一款之规定，再次要求续签商约，以期在上海滩及长江沿线商贸战中获取更多惠权。因涉及南洋，朝廷派他与英人主谈，不料刚一接阵，对方就抛出一连串共二十四款修约议案，且议题之精准，之详细，

之实用，之强势，完全出乎预料。在他看来，凡是商约，条款都应模糊才是。显然，英人此番是有备而来，且肯定听取了伦敦商会，尤其是香港商会、上海工部局的具体意见。为应对英方提案，他紧急召集上海滩各家行帮，尤其是钱业公会，要求他们尽快拿出意见，岂料十天之后，他们却拿出这么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真正让他心寒。

丁大人一宵未眠，翌日早起，正在院中晨练，襄办进来，待他收功，并足哈腰禀道：“大人，英使马凯先生又在催问，如何回复为好？”

丁大人黑起脸色，袖手回到房中，指着案上的材料说：“你看看，就这些东西，你说东，他扯西，根本没有定见，能拿到桌面上吗？”

襄办埋头看材料。

“唉，”丁大人长叹一声，在椅里坐下，苦笑着摇头，“中国成为这个样子，人人都怪洋枪洋炮厉害，叫我看，是中国人自己不争气，自己把自己打败了。洋人抱成团，可国人呢，到哪里都是一盘散沙，哪一个都要死死抱住自己的二亩三分地不撒手！”

“大人说的是！”襄办放下材料，“关键是眼下，英人在催，朝廷也在等着，我们……哪能办呢？”

“两军相逢，谋周者胜。”丁大人喝口白水，“修约为头等大事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。英人在催，因为他们准备好了，我们呢，这是在仓促应战。”

“大人说的是！”

“我想一宵了，”丁大人闭眼，转动念珠，“洋人之所以保持一致，是因为他们不是单个商人，不是商帮，也不是行会，而是一个统一的商会。我们之所以一盘散沙，是因为我们只有商帮，只有行会，而没有统一的商会。我这就奏请工部和老佛爷，先立商会，再与英人谈商约！”

“好是好，”襄办略顿一下，“只是，英人那儿——”

“先晾他一阵子。”丁大人再啜一口开水，指指心窝，“告诉马凯先生，就说本大人昨晚受惊，心绪不宁，待过些时日压住惊再说。”

襄办应个喏，转身出去。丁大人打个哈欠，刚要伸个懒腰，外面传

来脚步声，进来的是账房车康，抱着几大册子账簿。

“老爷，”车康放下账簿，在书案上挨排摊开，哈腰禀道，“泰记上半年的账出齐了，共是十二册！”

丁大人瞟一眼，闭上眼睛：“不看了，说个大体吧。”

“从账面上看，不尽如人意。汉冶萍亏损严重，几个纱厂业绩下滑，轮船招商局勉强持平，江南制造局略亏，其他几家也都业绩平平，只有如夫人掌管的惠通银行、电报局有较大盈利！”

“纱厂下滑？”丁大人显得很吃惊，“这怎么可能呢？纱厂不是一向盈利的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车康面呈难色。

“说！”

“是夫人。去年年底，夫人把三公子调进去了。三公子的事体……”车康顿住话头。

丁大人脸色阴起来。丁大人娶有五房妻室，其中元配夫人守在江苏老家，二、三、四房守在上海，第五房随他住在北京。元配夫人是老人定下的亲，并非丁大人所爱。丁大人立事后，攀上李中堂，娶下中堂侄女李氏。后二老过世，丁大人将李氏扶正，立为夫人，让她主管内政并泰记账房，让元配守在家乡老宅。元配无出，夫人连生三个公子，可惜没有争气的，尤其是这三公子，吃喝嫖赌俱齐，这又染上烟瘾，交一拨狐朋狗友，干什么败什么，偏又最得夫人宠爱，丁大人每想至此，头大不已。夫人之后，丁大人又娶三房，但真正让他称心的是这第四房刘氏，也即昨夜替他挡住飞刀的如夫人。刘氏如夫人为扬州道台独女，自幼入读洋人的教会学堂，观念开放，不修小脚，工于心计，精于经营，丁大人早就让她协助大夫人理财，近年更让她主管惠通银行、电报局等具有时代气息的开拓业务。

“老爷，”车康这又接上了，话中有话，“昨晚的事体，奴才一想起来就冷汗直冒。没想到如夫人身手介快，眨眼间就……”

“不讲这事体了，”见车康一直在褒扬如夫人，丁大人打断他，“士杰可在？”

张士杰是惠通银行上海分行总理，也是丁大人极为器重的金融大才。车康立马出去，使人召到士杰。

“士杰，”丁大人转动佛珠，开门见山，“这召你来，是想听听钱业事体。昨天我到钱业公所，感觉有所变化了呢。”

“老爷讲的是，”士杰拱手应道，“钱业一直在变，但总体格局仍无大动，值得一提的是，茂升号异军突起，跃居第四名。如果不出差错，年底或可名列第三，直追润丰源和善义源！”

“茂升号？”丁大人的佛珠停转，眼睛略睁，“老板可是姓鲁？”

“正是。此人叫鲁俊逸，精明强干，颇有胆识，身为甬人，却是靠粤人发家……”

“甬人，靠粤人发家？”丁大人重复一句，显然感兴趣了，微微点头，“嗯，有意思！”

“老爷，”车康插上一句，“听说姓鲁的牙口壮了，几番从两个大鳄口中抢食，可总是吃到口边就又缩回去了。”

“哦？”丁大人看过去。

“想必是有所顾忌吧。”

丁大人闭上眼去，随口蹦出一句：“那就给他长点胆气，让他试试牙口嘛！”

“奴才遵命。”

目 录

引 言 / 1

第一章 上海滩钱业大佬衣锦还乡 / 1

第二章 赌气二十年，好友成冤家 / 10

第三章 伍挺举邂逅葛荔，甫顺安当街受辱 / 30

第四章 抢劫鲁家不成，章虎火烧伍家 / 52

第五章 孤注一掷，伍挺举借贷赶考 / 77

第六章 科举梦碎杭州，三兄弟共赴上海滩 / 103

第七章 投奔鲁家，甫顺安更名换姓隐身世 / 126

第八章 筹建商会，甬粤两大商帮争雄 / 144

第九章 伍挺举一语解开鲁俊逸心结 / 160

第十章 博弈商会主导权，鲁俊逸再被推到浪尖 /186

第十一章 商会选举一波三折，鲁俊逸成黑马 /206

第十二章 上海滩流氓艰难起步 /229

第十三章 天使花园，伍挺举的心灵震撼 /250

第十四章 印度饥荒，伍挺举看准大米商机 /270

第十五章 小谷行叫板米业巨头，两大商帮斗法 /300

第十六章 峰回路转，书呆子首战告捷 /322

上海滩钱业大佬衣锦还乡

单看宅院，就晓得鲁俊逸在上海滩的枪势^①混得不错。

西江路甚是宽大。前些年法租界向西扩张，法国公董局沿县城北侧向西辟出这条主干道，东西长约十里，宽不下十丈，堪比公共租界中的南京路。

自开辟之日起，此路就成为沪上权贵追捧的黄金地段，前后不过几年，地价就如火箭般攀升数倍。对寻常人来说，能在西江路上拥有一间斗室已是奢求，鲁俊逸拥有的竟是黄金地段里的一座豪宅，南北呈条形，占地近二亩，前后三进院子，西式建筑，中式园林，南北通透，中西合璧，既赏心悦目，又方便实用。

齐伯站在前院的空场地上久久观赏，称赞不已：“啧啧啧，俊逸呀，没想到你这事体做得介大，盖起介漂亮的宅院，窗上这些玻璃好像是镂花的呢！”

鲁俊逸引他走近那些玻璃，又引他走进门庭里，指给他看大理石地面，笑道：“是哩。那些玻璃，还有这些大理石，全是意大利进口的。人家的工艺好，我们这里的匠人做不出！”

① 枪势：取自英文chance的谐音，意为“机会”。常作“混腔势”，指混机会，也引申为浑水摸鱼。

齐伯蹲下，摸摸大理石地面，细审花纹，点头道：“嗯，做工真是精致！”

“齐伯呀，”鲁俊逸笑呵呵地看着他，扯入正题，“昨儿钱业公所出点事体，一直忙活大半夜，没顾上陪你哩。您这十多年一直不肯来上海，这突然来了，想必有啥大事体？”

“是老夫人。”齐伯缓缓应道，“前日后晌，老夫人捎口信给我，要我务必请你回去，越快越好。我一看辰光，班船就要开了，一时寻不到合意人，也是急了，这就自个赶来了。”

“啥事体？”

“不晓得。听来人语气，老夫人挺急的，要你马上回去。别是生病了吧？”

“应该不会。”鲁俊逸微微皱眉，“前日有人来，我还问起她来，说是她身体矫健健的。再说，眼下辰光，生意正忙，事体多，我怕走不开哩。”

齐伯望着他，突然说道：“阿秀回娘家了，你晓得不？”

听到阿秀，鲁俊逸的脸色旋即黯淡下来，半晌方道：“晓得了。”

“俊逸呀，”齐伯半是劝导，半是解释，“讲句不该讲的，你别是仍在为阿秀的事体生老夫人的气吧！想想看，你有三年辰光没回家了，这让老夫人哪能个想哩？”

鲁俊逸勾下头，没再吱声。

阿秀是俊逸妻妹，俊逸与她姐姐阿芝结婚时，她还不到十岁。阿芝在生女儿碧瑶时亡故，俊逸挚爱亡妻，一直没有续娶。阿秀年岁渐长，音容笑貌越来越像她阿姐。俊逸是极重旧情的人，早晚见到她，就如同见到阿芝，对她关爱有加。阿秀对他先是依赖，后是敬仰，再后生出情愫。前些年里，二人书信频传，俊逸魂牵梦萦，几乎每月都要回老家一趟，为阿秀买这送那，只差捅破最后那层纸。马夫人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死活不允这门亲事，在关键辰光棒打鸳鸯，不顾阿秀苦苦哀求，硬是将她许配他人。俊逸存此芥蒂，连续三年没再探家，只在逢年过节时礼节性地捎回些许贺礼。

对于这场过节，齐伯清楚不过，轻叹一声，进一步解劝：“俊逸呀，老夫人没把阿秀嫁给你，也是迫不得已。你在乎的是情义，老夫人在乎的是面子。大小姐那辰光闹得惊天动地，街坊村邻不知生出多少闲话。这又轮到二小姐了，你让她的老脸面哪儿搁去？”

鲁俊逸正自寻思应对，厅中电话铃响。

俊逸几步赶过去，拿起话筒，听一会儿，道：“晓得了，这就过去。”抬头看向齐伯，“齐伯，你这先歇着，在院里好好转转，我得去钱庄一趟。”

茂升钱庄坐落于老城厢里，位置不错，生意繁忙。柜台前，客户排成一条长龙，手摇各式扇子，或说或笑，一边抱怨天气，一边耐心等候。

鲁俊逸匆匆走进总理室，屁股刚在一张黑皮椅子上落下，协理老潘与跑街庆泽就走过来，哈了腰站在案前。二人跟从俊逸多年，皆是得力人手。老潘年纪五十出头，身材矮胖，慈眉善目，话语不多，言必有用。庆泽跟他刚好相反，身材瘦高，眼珠子贼转，动作干练，能说会道，天生是个跑街的料。

“是为麦基洋行那批货吗？”俊逸掏出随身带的折扇，扇几下，目光瞟向庆泽。

“是哩，”庆泽的腰稍稍直些，两眼盯住俊逸，“一共七家报标，四家为合庄报，三家为独庄报。独庄这三家，我们算一家，另两家是善义源和润丰源。各家标底也都探到了，合庄报的没过十五万两，善义源十六万，润丰源十六万五，我们十六万三。”

“哦？”鲁俊逸合上折扇，眉头拧起，“连善义源、润丰源也都报了？”

“老爷，”老潘凑前一步，“这批是德国货，质好色全，市场紧俏，所以大家起争哩。”说着拿出一张清单，“这是清单。”

鲁俊逸接过清单，眯眼看一会儿，吸口长气，看向庆泽：“洋行哪能讲哩？”

“在等我们庄哩。”庆泽嘿嘿一笑，“里查德让江摆渡